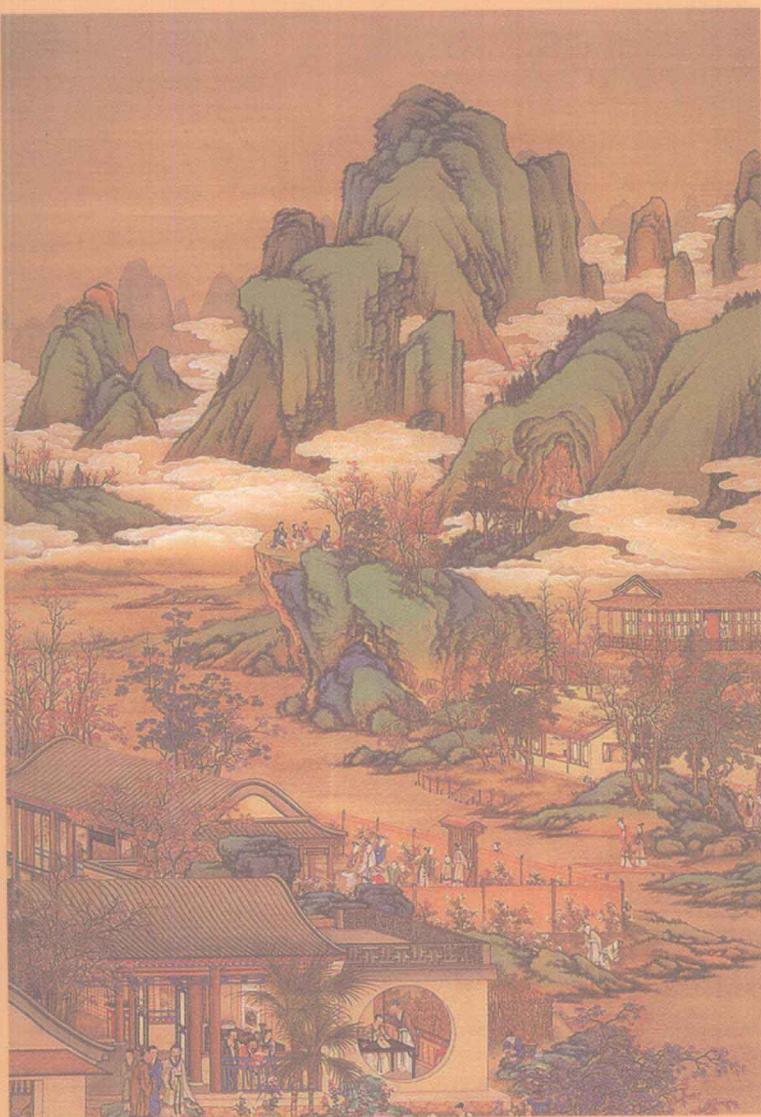




国学经典丛书
与圣贤对话 与经典同行



经典插图版

在圣人之心，志圣人之志，养圣人之气，行圣人之道而立圣人之德。这就是《中庸》所阐述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智慧。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它同《易经》一样，都是儒家的理论渊薮，是宋以后儒者研读的重点。儒学，特别是理学，许多概念、命题都出自《中庸》，许多理学大家持守《中庸》的信条，许多儒者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中庸》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东周】子思 毛佩琦 主编
刘敏 译注



中国纺织出版社



国学经典丛书
与圣贤对话 与经典同行



[东周]子思著
毛佩琦主编
刘敏译注



中国纺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中庸》原为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在宋代时被理学家朱熹列为“四书”之一。该书的核心是让世人掌握修养心性的中庸之道。其内容涉及为人处世之道、德行标准及学习方式等诸多方面。因而此书既是一部处世宝典，又是一本修身大全。

为了便于读者全面领悟《中庸》这部典籍，我们对其做了精心注释、翻译和解析，分别从原文、译文、注释、历代论引、典句札记、史例解读、现代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有总有分、通俗易懂的解读，以便读者理解其精要，运用“中庸”的智慧修养心性，完善自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庸全集 / 毛佩琦主编；刘敏译注.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64-8070-3

I . ①中… II . ①毛… ②…刘 III . ①儒家 ②中庸-注释
③中庸-译文 IV . ①B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110号

策划编辑：宫 商 向连英 责任印制：陈 涛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东直门南大街6号 邮政编码：100027

邮购电话：010—64168110 传真：010—6416823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faxing@c-textilep.com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5

字数：510千字 定价：39.8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时代的国学，进取的国学， 未来的国学

——《国学经典丛书》序

毛佩琦

经典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结晶。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了大量文化典籍。那些堪称经典的文献，如同闪亮的明灯，照耀着民族发展前进的历程。

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卓越创造，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丰厚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得益于思想先哲们的启示和指引。而这种独特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也被广泛赞赏和推崇，被许多国家所效仿。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宝贵贡献。

但是，近百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侵凌和屈辱。在奋起反抗的同时，仁人志士们为了民族自强也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传统文化，学习西学成为近百年的文化主流。中华民族是包容的民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华民族很快就把西学拿了过来。当中华民族创造了经济奇迹，再次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的时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再反思又成为全民族的新课题。那些曾经被我们弃之如敝屣的传统文化，难道一无是处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如此，人们发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精华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现实社会问题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其中所指不仅是精神道德层面的，也包含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国学都有着独到的、西学不可替代的丰富内容。现在兴起的小小的国学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

在西学的压迫下，也有学人唯恐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曾经拼命地保护中华传统文化。但其中大部分人仅仅是在退守，甚至抱残守缺。而另一部分人，则想要用西方文化整理和改造中华文化。而本次的国学热与他们不同，我们所提倡的是时代的国学，进取的国学，未来的国学。所谓时代的，就是它是面向当代的，为现实服务的；所谓进取的，就是它不仅仅是退守、保护，而且要以自身的优势参与竞争；所谓未来

的，就是它将帮助人类迎接未来的挑战。要让国学承担这样的任务，并非简单地把它保存、继承下来就够了，还必须对它加以扬弃。国学经典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但其中的精华却具有恒久的价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正是那些优秀的精华部分，那些能够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部分。

国学作为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具备一些国学的基本素养。或许因为时代所限，没机会学习国学；或许因为职业所限，与国学距离较远，那么，在这个国学热中，不妨读几本国学经典，给自己增添一些国学的知识。这套“国学经典丛书”将会对你有所帮助。即使已有一些国学基础的朋友，再读读这些经典，也将有助于进一步的理解和学习。

是为序。

于昌平北七家村

前言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经自题座右铭：“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年届九旬时仍然奋力向前，完成了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阐旧邦以辅新命”句，语出《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传统。“新命”，指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和建设富强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阐旧邦以辅新命”是冯友兰大师的平生志向，也是我国当代有识之士应担负的重任。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我们华夏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我们的先祖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继承前人的遗产，就不能不研究他们的思想史，研究他们立身处世的哲学。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充满着内外矛盾、屈辱和战争，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危机促使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重新思考和认识本国的思想和文化。西方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和取得的成，以及相应的各种新思想，也像潮水般冲击过来，人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感到彷徨不安。有的人则走向一个极端，完全主张西化，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立场；而有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思想文化采取固守态度，主张把西方新思想关之门外。思想其实并没有国界，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想方面的融通和交流正如贸易往来一样，自古就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从来都是兼容并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化新知。

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我们在西方文明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遗产的同时，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西方思想界也在产生重要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他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换为孔子像，晨夕礼拜。他认为，孔子才是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孔子讲述圣人之道，并不把自己当做先知先觉的预言者，他的思想充满了理性的光辉。伏尔泰激烈反对基督教，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者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而儒家学说最符合他的追求，因此，他对孔子主张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家主张以“理性”治国平天下，而西方国家长期受宗教的束缚，因此，法国的思想家们在领导思想革命的时候就把孔子当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他们英姿勃发，欲以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扫除历史阴霾，摆脱桎梏，开拓出西方文明的新境界。西方哲学家在中国儒学中找到了他们理性思想的源泉。中国儒家哲学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个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可见，正是儒家的理性思想点燃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燎原之火。

当今的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也是受我国作为选拔人才方式的

科举制度的启发才实施的。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科举制度“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公正和理性。

由此可见，思想是互相影响的，也是相互交融的。在本书中，我们在深入解析儒学经典的思维理论和逻辑框架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做了一些实际的比较和诠释。通过对《中庸》的逻辑脉络的分析，以不偏不倚的理性的中庸之道为经纬，贯通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

《中庸》的特点就是以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检验真理并达到真理目标的手段，正如《中庸》的首章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即天命、性、道、教，并从上到下贯通起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因此，每一生物都是融“性”与“气”于一体的。天所命于人的“命”和人所得于天的“性”实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性”的内涵按照朱熹的解释来说就是“理”，即“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

朱熹把“性”解释为“理”，理又包含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有了从“天命”到“性”的过渡，自然就有了从“性”到“道”、从“道”到“教”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人的“性”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然的实现道路，这个道路就是“道”。朱熹解释“道”为日常行为的“当行之路”。“性”的内涵在现实人伦生活当中得到了具体化，仁、义、礼、智、信是当然之道德法则，是基于“性”的必然展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应遵循礼乐刑政的社会规范，人行当行之道而以为天下之法，此即所谓“教”。判断行为的正确与否，本于自身的仁、义、礼、智、信之性，这正是理性主义的体现。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理性，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引述《尚书》中“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来表明宗旨，这“十六字心传”充分体现了理性的思维。

当今社会，我们在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的努力时，也在积极构筑新时代的精神和人格，我们面临着恢复民族自信心、激励民族奋进精神的重大挑战。“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任重道远。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编著了此书，希望能为读者更好、更方便地学习《中庸》做一些“架桥铺路”的工作。

在具体的编写体例上，为了更好地突出理论联系实际，也为了方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进行开放性思考，我们在对《中庸》原文进行释义的同时，还精心收录了古经学大家的相关评注。同时，为了进一步阐明儒学理论，在各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来佐证正文的论述。实例又分为“华夏史鉴”和“现代活用”两个部分，对于历史和当代事件，见仁见智，本书中的观点和看法只是编者的一孔之见，希望借此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大家的争鸣和探讨。

《中庸》是我国重要的古典文化典籍，历朝历代都有许多经学大家注释，在编著本书时，我们参考了很多版本和多家观点。然而，限于笔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热心读者不吝赐教！

刘敏

2011年6月于北京同人阁

朱熹《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行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叮咛告诫，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大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唯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向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背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枝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译文

《中庸》是为了什么而写的呢？《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子思担忧关于道的学问失传才写的。上溯到上古时期，堪称为圣神的上古先人在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中总结出了至极之理，并将其称为“道”，使其一代代传承，这就是道统。现在还可以从经书中看到的，有“允执厥中”，这是尧传位给舜时说的话；还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这是舜传位给禹时说的话。尧所说的那一句话，已经彻底讲清楚了什么是“至极之理”的道，而舜把尧的一句话增加为三句，这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尧所说的话的因果条件关系，因为只有明白了这些关系才可能对“道”的含义真正领会。

一般来说，空虚灵动能知能觉的心，只有一个，而人们为什么把心分作人心和道心两种呢？这是从心的性质及环境影响来说的，人心是个人的私心，是由一个人的自然私欲生成的，而道心是人作为人的性命中的正理，但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觉悟水平不同，如果不能认识人心，就会使自身危殆不安，而道心也不是一目了然，而是微茫难以看清楚和把握。然而，只要是人，都有这个自然行气的形体，即使是在智力上很高的“上智”的人也有人心，而即使是粗陋愚笨的“下愚”的人也有道心。人心和道心

二者同时杂处于人的心灵思维这块方寸之地。如果人不懂得怎样驾驭心灵和思维，那么人心就会更加危殆，道心就会更加微茫难觅，最终导致天理的公心无法战胜人欲的私心。精心观察天理的公心和人欲的私心二者的区别，不使二者混淆不清，这样做是为了守护天理公心这个本心正理而不偏离。一直不间断地这样做，就一定能够使道心总是居于一身之主的地位，而人心就总是会服从道心，这样就会使危殆的人心转危为安，使微茫难见的道心显现出来。只有这样，人在一举一动中就会避免说话做事时，有时做得太过头，有时又做得有欠缺这样的遗憾了。

尧、舜、禹都是天下的大圣人。他们把天下传位给接班人，这是天下的大事。天下的大圣人，在做传位天下给接班人的大事时，把权力交付给接班人的时候，叮咛告诫的事，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从那时起，圣人和圣人相传承，其中有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王，也有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臣子，他们都凭借“允执厥中”这个道心接受了道统的传承。像我辈读书人，虽然没有身居高位，但是，如果能继承上古圣人的思想，为后来学习的人指明道路，那么，我们的功劳甚至还超过了尧、舜这样的君王。

然而，在那个时候，对于“道”能够由“见”达到“知”的境界的，只有颜氏和曾氏而已。这两个人可以说悟得了“道”的本质。曾氏再往下传，又传给孔老夫子的孙子子思，在子思那个时候，学界所讲的“道”已经离圣人所主张的“道”相去甚远，各种异端邪说繁衍起来。子思担忧这样的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道统的真正学问就会失去得越多，所以，按照尧、舜相传的关于“道”的本意，又与平日从父辈和老师那里得到的教导相印证，相互参照、验证和推理，写成《中庸》，以正确引导后世的学人。正因为子思对“道”的流失非常担忧，所以他在《中庸》中的表达十分恳切；正因为子思的忧虑十分深远，所以，他的《中庸》论述得十分翔实。他说的“天命率性”就是指道心；他说的“择善固执”，就是指关于“精一”的主张；他说的“君子时中”，就是指“执中”的思想。子思那个时候，距离先圣的时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了，然而子思在《中庸》中所阐述的思想，仍然和先圣没有什么差异和出入，一致的程度就像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所用的符节相互一致一样。遍览历代先圣的书，像子思的《中庸》这样纲目清晰、说理深刻、说明解释详尽的，我从来没有见过。

从那时起又传给了孟氏，孟氏十分推崇《中庸》并大力宣扬，继承了先圣的道统，但是，孟氏去世后，传承就又中断了。我辈宣扬的道，只是通过言语文字来寄托深意和传达意思，然而，异端邪说所宣传的谬论，凭靠的宣传手段日新月异，花样不断翻新，以至于老庄和佛教的信徒到处都是，他们的学说主张看似更合理，实际上搞乱了真正的大道理。然而，幸运的是，《中庸》并没有湮没失传，所以，程氏兄弟出来对其加以考证，研究，才接续上了一千多年的圣学传承命脉，《中庸》成为程氏兄弟驳斥老庄和佛教之学的有力支持。

从这个方面看，子思的功绩是伟大的，然而，如果没有程氏兄弟出来运用，就没有别的人能够根据子思的话语掌握子思的思想主张。很遗憾的是，程氏的学说没有流传下来，而石氏所辑录的那些资料，只是出于程氏门人的手而已，因此，虽然主要的思想还是可以显明出来，但是，深微细节之处就无法剖析清楚。至于他们的门人自己所作的阐述，虽然解释论述详尽，但是里边有太多自己的主张和发挥，有的地方甚至背离了程氏兄弟的学说，而受了老庄和佛教思想的浸淫。

我本人自幼时起在父辈师长的教导下读此书，心中一直有一些疑惑之处，反复思索，深入研究，也经历了一些年头。有一天，我恍然大悟，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理解此书的要领，因此，我才鼓起勇气把各家学说融汇在一起，把这些观点比较、折中，形成我的观点，编成了这本《中庸章句》，等待后来的学人指正，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人一起再把石氏的书拿来，删除掉其中繁乱的地方，定名为《中庸辑略》，又把那些记载取舍论辩的言论另外编成《中庸或问》，附在其后。这样做之后，这本书的宗旨，分章分节，都脉络贯通顺畅，详略相互配合，中心内容和细节都说清楚了。各种学说的异同和优劣得失，也都贯穿旁通，各有各的旨趣。虽说此书能不能起到承续道统的作用，我不敢乱说，然而，对于初学《中庸》的人，也许从中能得到一些帮助，也许能为初学者在求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学问的攀登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助一臂之力。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目 录

第一章	致中和	1
第二章	时中	18
第三章	民鲜能	27
第四章	知味	32
第五章	行道	38
第六章	大知	43
第七章	守中	50
第八章	渴一善	56
第九章	中庸难为	60
第十章	子路问强	66
第十一章	不悔	82
第十二章	上下察	95
第十三章	忠恕	108
第十四章	居易	125
第十五章	行远必自迩	147
第十六章	鬼神之为蠹	159
第十七章	大孝	174
第十八章	无忧者	186
第十九章	孝之至	196
第二十章	哀公问政	212

第二十一章	自诚明	247
第二十二章	尽其性	252
第二十三章	致曲	259
第二十四章	前知	266
第二十五章	诚者自成	273
第二十六章	至诚无息	283
第二十七章	保身	296
第二十八章	吾从周	310
第二十九章	王天下	325
第三十章	宪章	334
第三十一章	配天	342
第三十二章	达天德者	353
第三十三章	君子之道	363

第一章 致中和



原文

天命之谓性^①，率性之谓道^②，修道之为教^③。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④，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⑤，恐惧乎其所不闻^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⑦。故君子慎其独也^⑧。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⑨。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⑪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⑫。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⑬。

注释

①天：上天。命：赋予，给予。谓：称作。

②率：统领，遵循。道：本指道路，这里指抽象的道理、规律。

③修道：按照道的规范进行修养。教：教化，影响感化。

④须臾：片刻，很短时间。

⑤是故：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不睹：看不见。所不睹：看不见的地方。

⑥不闻：听不到。所不闻：听不到的事情。

⑦莫……乎：没有什么比……更……乎：在这里有“比”的意思。见（xiàn）：同“现”，显现，显露。

⑧独：形体上或精神上独处的状态。

⑨未发：尚未表现出来。中：不偏不倚的状态。

⑩中（zhòng）节：符合法度，合乎规矩。和：和谐，情正不乖戾。

⑪大本：根本的道。本：原意是指树市的根部，引申为抽象的“根本”之意。

⑫达道：通达的大道，这里指天下古今都经由的道，即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⑬致：努力使达到。位：动词，位于所处的位置。育：生长发育。焉：在这里。

译文

上天赋予人的叫做性，依顺天性行事为人就是道，按照道的要求修养叫做教。道，是不可片刻离弃的，可以离弃的话，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人们看不见的场合也谨慎戒备，在别人听不见的时候也是有所慎重和惧怕的。没有什么比隐秘的事情更容易显露了，没有什么比细微不足道的事情更容易显现出来。所以，君子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谨慎自己的言行。

喜怒哀乐等感情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又中节中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原则，和是天下的普遍规律。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处在有序的状态，自然界的生物就生长繁育起来了。

名家批注

郑玄说：

（1）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谓道。修，治也。治而广之，人所效之，是曰‘教’。”

（2）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

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

(3) 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占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

(4) 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孔颖达说：

(1) 天命之谓性者，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名。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谓之性。

(2) 圣人修行仁、义、礼、知、信以为教化。道者，开通性命，犹如道路开通于人，人行于道路，不可须臾离也。若离道则碍难不通，犹善道须臾离弃则身有患害而生也。

(3) 君子行道，先虑其微。若微能先虑，则必合于道，故君子恒常戒于其所不睹之处。人虽目不睹之处犹戒慎，况其恶事睹见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

(4) 凡在众人之中，犹知所畏，及至幽隐之处，谓人不见，便即恣情，人皆占听，察见罪状，甚于众人之中，所以恒须慎惧如此。以罪过愆失无见于幽隐之处，无显露于细微之所也。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谨慎守道也。

(5) 喜怒哀乐缘事而生，未发之时，淡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不能寂静而有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故云谓之和。情欲未发，是人性初本。情欲虽发而能和合，道理可通达流行，故曰天下之达道也。

(6) 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其养育焉。

朱熹说：

(1)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予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2) 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

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3) 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无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4) 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5) 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

典句明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这三句是前后一气相承的，是中庸全书的纲要。天的运行规律浑然无间，流转不息，万物随着天的永恒运动而滋生，因此，凡物的性质和特点都是天命决定的，所以说，天命就是性。怎样才能遵循天命决定的性呢？即守本位而行事，言行举动，不自欺，也不欺人，不违背天命，才是率性，也就是道的境界。

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善良的本性，因为人是天的造物，是合乎天时和天性而降临的，我们刚刚来到世间的时候，都带着生命的本真，像天使一样，美好、纯洁、清新。上天注定了我们的生命形式，我们生而为人，实际上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既然上天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应当遵循天道，依照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处世为人。

既然我们生而为人是由天道决定的，我们个人直接向上天负责，也就是说，道德准则是我们自己制定的，也是应当自觉遵守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也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行为。任何一个社会和组织都建立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在这个群体的个人之间起到有效的沟通和润滑作用。对于不能有效遵循道德标准的成员，儒家提倡政教风